

參閱文稿

北京華研有限公司
(香港) 桑尼研究公司

No. 2016~3

2016年1月29日

祖父形象的价值

波莉·汤因比¹

译按：许多人听说池田大作之名，都是从他和英国史学大师汤因比的对谈录《展望 21 世纪》开始的。〈祖父形象的价值〉（The Value of a Grandfather Figure）一文原载 1984 年 5 月 19 日英国《卫报》，由汤氏孙女撰写，披露了关于池田大作其人以及该次对谈的一些内幕。虽已是 30 多年前的文章，但池田大作的相关资料（扣除创价学会宣传品）在中文网络上似乎仍不多见，故我译出供诸君参考。

— 尚博尔

在往日本的长途班机上，我第一次读祖父的遗作《展望 21 世纪》，

¹ 本文作者波莉·汤因比（Polly Toynbee, 1946~）是阿诺德·汤因比次子菲利普的女儿，英国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为《卫报》专栏作家。文中提及的作者丈夫彼得·詹金斯（Peter Jenkins, 1934~1992）亦为新闻工作者，曾任职于《独立报》，著有《撒切尔夫人的革命》（新华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等书。— 译者注

是他本人与名叫池田大作的日本佛教领袖的对谈录。我的祖父，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这场对谈被纪录下来时已经 85 岁，不久他便中风不起。这本书可能是他的著作中最被人忘却的——两个人之间冗长散漫的侃大山，从性教育聊到污染和战争。

几个月前，我接到池田先生在伦敦的代理人打来的电话：池田先生邀请外子和我去日本，以怀念并感激我的祖父。我们对此感到疑惑——祖父已死了八年。但或许这是一种日本人对家庭和责任心难以言喻的观念，西方人不好理解。我们想了想，也得不出其他的解释——尽管我们的旅行结束后，一些更加清晰的动机浮现了。事实证明，我们看到了日本的另一面，与平常提供给西方游客的样子有所不同。

我们抵达东京机场，有十多人迎接我们，我和 12 岁的女儿米莉各被献上一束大花束，米莉吓了一跳。他们朗读了池田先生庄严的长篇欢迎词，我们坐进一部黑色加长型轿车，有着黑色的电动车窗，在车内地毯上绣着池田先生的金色纹章。车队抵达酒店前，我们神秘的东道主不断透过对讲机下达更多资讯。很快我就明白了此次规模之盛大。

两名英国创价学会的代表从伦敦就一直陪着我们，几乎寸步不离，还包含一整队的口译员、司机和打杂人员。“池田先生希望您把这当自己家。”“池田先生希望您尽情享用酒店的服务和 36 间餐厅。”在我们进入酒店 14 楼的房间时，这些话不断定时传来。房间窗外可俯瞰酒店的庭院，院中有许多瀑布和桥，鲤鱼穿梭其间，如同东京的万物穿梭在交叉天桥间。

在会见神秘的东道主之前，我们花了几天时间了解池田先生和他的创价学会。一言以蔽之：这是个拥有巨大财富、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组织。一本谈论教派的书籍宣称“如果不了解这个宗教~政治运动，就不能了解战后日本”。它的影响深入到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众多的出版物中包括发行量达四百万份的报纸。它拥有全国第三大政党。它拥有一千万会员，还在不断增长。它拥有一所学生七千人的大学，还有中小

学和美术馆等等。

池田先生是创价学会从 20 世纪 30 年代成立以来的第三代会长。在他领导下运动蓬勃发展且变得如此强大。他生于大森区，是紫菜业者的儿子，相对而言未受良好教育，原是创价学会青年部长，32 岁时继任领袖。这主要是中下阶层的运动，聚集了脱离传统乡里的失根者，以紧密的组织来团结他们。

我们不分昼夜被他的部属所包围，他们用敬畏的语气提及他的名字。英国创价学会负责人是退休商人，他告诉我们，池田是“完成了自我的人间革命的人”。其他人则论证他的著作、他的心灵、他的诗、他的精神，甚至他的摄影有多伟大。后来我们目睹他的摄影方法：部属递给他装好胶卷的相机。他拿着相机举起手，不看取景器随机按下快门。“他用心拍照，不用眼睛。”他的部属喃喃地说。

一天晚上我们终于见到了他。黑色加长型轿车驶进了富丽堂皇的总部。在被聚光灯照亮的大门口，鞠躬哈腰的部属和信徒围绕着池田夫妇。我们对这毫无预期的接待阵容感到眼花撩乱，我们被引着去握他那小而肥的手。他身材矮胖，头发往后梳，穿着笔挺的西装。相机闪光灯猛闪，摄影机包围而来，我们被人群带着走，穿过站着低头鞠躬的白衣女郎的走廊，来到一间大房间。

广场般的厅堂中排列着宽大的白色扶手椅，我们被带往房间主位的王座般的三张椅子，两张给我们，一张给池田先生。他不会说英语，所以我们后面坐着年轻漂亮的口译员，她在世界各地都跟着他。她旁边有麦克风，所以我们的每一句话都能被房间里那些严格按身份顺序入座的部属和信徒听见。

我们又惊又恐地接受这些礼遇。“我希望今天晚上你们感觉就像在自己家。”池田先生说，尽管我们觉得这和自己家的差距不能再大了。“在这非正式场合请尽情放松。”他说。那正式场合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谈了伦敦和日本的天气、日本的城市、景点——这样令人绝望的闲聊公开进行了半小时，配上玻璃杯里的香槟和碟子上的熏鲑鱼，而房间里的部属庄严地边听边点头。我们东道主的谈话风格专横而令人生畏——他领导，别人追随。我们如说出任何非预期非一般的言论，都要面对他严厉的眼神，当中含有不解和近乎警告的冰冷。

当我们从这场言语的硬地网球赛中转进，我们得以有时间研究这个人。他看起来相当属世，从头直到他手工制皮鞋的脚尖，土气得没有一点灵性的气息。若问人猜测他的职业，很少有人会猜他是宗教人士。我接触过很多有权势的人——包括首相和社会各界领袖——但我生平从未遇到任何人像池田先生一样流露出绝对权力的气味。他像是多年来每一个心血来潮都能称心、每一个命令都受遵从，被保护着不用面对矛盾或冲突的人。我不是会轻易受惊吓的人，但他里面的某些东西令我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直下。

晚餐是一个考验。我们被领进了传统的日本餐厅，坐在榻榻米上的坐垫上，靠着矮桌，围绕我们的东道主。厨师蹲在桌子中间，处理油锅中的天妇罗。“今天晚上不要谈严肃话题，好好享受。”池田先生宣布。我们的心沉了下去。这意味着更多的痛苦闲聊。

他终于开始谈关于我祖父和他们在伦敦会面的回忆。我很难想像，这颗小而肥胖的权力之球搭乘那座嘎嘎作响的电梯到我祖父那间昏暗而乏人走动的公寓去，是多么地不协调。我想知道他在那吃了什么——火腿片和生菜叶子在祖父那里是典型的一餐。“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人。”池田说，身体靠向我瞪着我。“世上最伟大的学者！”我想起了一些不和谐的家族往事，但又匆匆把它们塞回心中。

“我人生的使命是看见每个人都在读他的著作。你会支持我吧？”我无法说不。“你保证？你可以给我保证？”我对于他到底对我期待什么感到不安。这时他突然提到一事实，即汤因比~池田对话还存在一

些片断尚未出版，他希望能很快出版。我们此次旅程的一部分原因被挑明了。后来我又知道了更多。

用餐中还有一段尴尬的时刻。他问我们，我祖父和他分别时送给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训勉他要当心什么。我们绞尽脑汁，结果外子少一根筋地回答“贪婪”。冰冷的表情闪过池田先生的大脸。他看上去好像要召唤一队壮硕的武士把我们拖走。当然，我赶紧解释，彼得的意思是人类的贪婪，正如对谈录中经常提到的——人们贪婪的利己主义等等。他看上去没有完全释怀，但这片刻总算熬过去了。

晚饭后，我们回到有大扶手椅的房间，获赠名贵的礼物——米莉得到一个大娃娃和一个计算器，还有珍珠、汤因比~池田对谈的录音、对谈录的签名本。这伤神的晚会终于结束，我们的脸颊得以放下微笑、心神得以排除应付谈话的机巧。我们被人群带着走，穿过鞠躬的白衣女郎和摄影机——坐进加长型轿车。

第二天，我们的照片出现在池田的大报《圣教新闻》头版，附有餐桌谈话的记录。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会被纪录——但并不重要，因为报导的中心主要是池田先生的话，而我们基本被视为他的听众。

我们短暂访问京都和广岛，再度受到更多花束、宴会、加长型轿车和地方创价学会团体的欢迎。广岛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地方——日本战后和平使命的圣地。不断有人问“你们对广岛有何看法？你们对广岛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展览内容很震撼人，但我说不出话。恐怖的第一次爆炸后，有些别的东西在发生。这里是祈求和平及悲剧永不再来的国家圣地，诉说着那个晴朗早上炸弹从天而降、诉说这个世界对日本做了什么。但是这里没有一句话、一个概念、一个暗示是关于日本做过什么。广岛曾是军事重镇，从这里派出过前往缅甸、新加坡、中国、韩国的侵略军队——各国仍然很难将日本与和平联想在一起。然而广岛是日本证明自己无辜的圣地。

一晚，我们看了池田到美国巡回访问的影片，从达拉斯到圣地亚哥，在体育馆举行集会。上千人的乐仪队，用人拼出“SOKA”（创价）和“PEACE”（和平）的字母，池田在聚光灯下，在尖叫群众的簇拥下，开始一如往常谈起和平——又是和平。这是创价学会的主题之一，人心和平、国家间和平、人类的兄弟情谊等等。当体育馆内宣读来自罗纳德·里根总统本人的讯息时，群众暂时静了下来——内容包含对创价学会和池田先生的善意和祝福。体育馆爆出疯狂的掌声。

创价学会在全世界宣传和平使命，往往伴随着展示广岛的恐怖照片，这是一个强大的宣传工具。我们问他们在做什么，鼓吹和平而又接受里根的支持讯息？“我们不认为投票给里根总统和作为创价学会的一员有什么不兼容。”池田平时沉默寡言的男秘书说。英国创价学会负责人赶紧补充：“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改变，里根总统给我们这则讯息，表明他也有能力改变他的心。”

到了广岛的另一场宴会上，我们发怒了。我们告诉他们对创价学会和池田先生领导风格的想法。招待方相当惊恐，并试图抚平一切，假装我们从来没说过这些话。

我们要求和池田进行一次适当的、严肃的访谈，但后来我们怀疑是否有人敢传递我们的意见或要求。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的表情表明他没听到我们的暴怒或我们的要求。那天是创价学会创立纪念日，和影片一样，有六千人的乐仪队演奏《达拉斯》和《音乐之声》的主题音乐。活动结束后，池田绕体育馆一圈，细心预演过的女孩们朝着他谄媚地尖叫和奏乐。

我们不曾再见过他，但我们认为他的临别礼物显示没有人向他反映我们的不快。他送了我们一本绢制的大本精装书，没有内文，296页全是他自己和家人的照片——一本巨大的自恋书。

这次日本之行所为何事？我们离开时，一切都清晰了。我们接受了

报纸和电视的访问——彼得谈国际事务，我谈我祖父。每一次访问都让池田和阿诺德·汤因比在大众眼中联系得更紧密。池田正在使自己成为汤因比的首席友人兼发言人。

我原先不知道祖父在日本的名气和重要性。他被授予了旭日章，他的著作在所有大学都列为必读。作为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先知，他一直被日本奉为英雄。这里有一个汤因比协会，由著名学者主持，其中一些人认识我祖父多年，并出版季刊。

祖父访问日本时并未见过池田。他在日本的老友们对于池田把对耄耋老人的几次相当模糊的访问予以夸大地挪用，都感到相当不满。

在许多因为战争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将失根而缺乏认同的都市人聚集起来赋予归属感的日本“新宗教”中，创价学会是最强大的。“创价”是指创造价值，其思想基于13世纪的僧侣日莲上人，一个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对信徒承诺世俗回报。它严格分等，没有民主成分，绝对权力集中于池田手中。它只规定很少的宗教或道德义务，如每日诵经两次，但它期待信徒高度顺服组织的社会参与。

当池田创立了属于学会的政党，公明党，曾引起一些关于他将如何使用这样的权力的恐慌。为了缓解这种恐慌，这个党正式从创价学会独立，但所有领导人仍然是学会会员。公明党在迷宫般神秘的日本政治中位居第三大党。

这是一个所谓的中间路线政党，但这样的标签在这个对国防、外交和福利政策上都弥漫普遍共识的国家里意义不大。随着一党独大持续25年，公明党帮助田中派的候选人，以换取田中派协助掩盖学会的丑闻。

称呼创价学会和公明党为“法西斯”是误解了日本政治。当然，其运作方式强烈反民主并要求绝对服从，且带有一点民族主义，但却也是高度美国化的。

它是和平宪法的支持者，不主张日本重新武装。在政治上，就像其

他政党，它主要追求权力。创价学会在联合国享有非政府组织地位，这个事实被池田利用，将它装扮成全球性的“和平运动”，使池田得以会见各国元首。在创价学会创立纪念日上，我们见到许多外国驻日使馆的代表，包括法国驻日大使本人都是座上客。企图在日本拥有影响力的人不能忽视池田，实际上他的书里收录了几百张自己与政要的合影，如爱德华·肯尼迪、约翰·加尔布雷斯及各国总统。

我们临走时，池田的秘书把我们拉到一边，问我们是否可以帮助出版池田~汤因比对谈录第二集，内容是第一集未收录的谈话。其中似乎有一些版权问题。他们还暗示池田在1985年6月将访英，可能需要我们协助。事情并未交代清楚，但似乎是想利用我们。

回英国后，我打电话给几位池田造访过的人。其中有些人被问起这件事时表现不快，有些人则承认自己被利用去支持他。丝制网络很容易编织，拍下合影，一次简短的礼貌谈话在发表后就像是一次重要的会面。

我去找祖父的出版商牛津大学出版社。他们说，池田在祖父去世后大力推销汤因比~池田对谈录，但他们曾坚拒出版。本来他们如一直坚持会更好，但池田成功在纽约出版它，于是牛津大学出版社觉得有必要跟进。在档案中有一封信，提到可能出版对谈录第二集。

牛津大学出版社对此的答复是出版手稿必须获得保管人的许可。这些手稿目前存放在牛津博德利图书馆。即使我们待在日本时，池田的代理人也曾打电话到英国探询过手稿的事。我怀疑这是邀请我们访日的目的——但从牛津大学出版社目前的坚定态度看来，出版汤因比~池田的其他原稿是极不可能的。

我想，如果祖父不是那么老迈，或者如果他亲眼看见池田身边的诡异环境，他就不会让自己为池田背书了。他当时多么衰弱，又天生容易轻信别人。如果我们的日本之行的目的是要使他和池田结合得更紧密，我希望效果能适得其反。